南山集

南山集卷五

桐城戴褐夫著

書

與王靜齋先生書

前日謁先生往復議論竟至終日然此終日尚有未盡厥懷者不省遭時之苦如人之溺於江河未即死而漂浮於水上假有挐舟而來者猶可以援之而起也雖無其事然猶不肯絕望以庶幾長年三老之見而哀之也近者則如沉淪於千尋之淵鯨鱷之窟而水族萬怪爭來吞噬雖有漁師水工

欲憐而救之而困於力之無所施其勢非得習於泅水者濡投而下挾之以起則終不可復出此則非先生之是望而誰望哉蓋世有見小兒之盜取玉巵以爲戲者曰待我明日來以錢易之明日至而巵已毀今不肖之所急者不過一餬口之地奔飛遑出以速脫於泥塗而先生輩猶曰徐徐吾圖之則終已毀於小兒之手耳伏惟少加垂念不宣

再與王靜齋先生書

前日奉教先生適有他客至所論文章一事未竟其說故敢復以書布於執事蓋文章之衰久矣夫

均是文也而今之於古其眞與僞之相去不啻若什伯此豈古之不可學歟甚不然也蓋有學古而失之者亦有背古而馳焉者學古而失之者從事於格調字句之間一跬步不敢或失摹擬彷彿飾爲聲音笑貌而以號於人曰此某家之文人亦曰此某家之文也而古之學廢矣背古而馳焉者排偶駢麗之盛行其節促以亂其音淫以靡學者相沿而不知怪遂儼然以此爲古文之體而左國莊屈秦漢唐宋諸大家之文舉天下而莫之知而古之學又廢矣嗚呼此文之所以衰也今夫粉白

黛黑女子之所以為飾也然而以對毛嬙西施有不及其麤服亂頭者矣今夫毛嬙西施天下之至美麗者也然而無所事於粉白黛黑今欲以塗脂飾澤之姿相與比擬而誇耀之適以自增其陋而已矣是故文章者有眞有僞而僞者常至於亂夫眞非僞者之能亂夫眞也見之者謬也夫天下之眞能知之者少而其術安得無售哉然而居亡幾何忽已澌盡而無遺泯沒而不見安在其能亂也故曰非僞者之能亂夫眞也見之者謬也田有自少學古文不知於古人何如而於世之號能爲文

閣下之序故也惟如是而閣下乃可以序不肖之文而不肖乃可以求序於閣下矣嗚呼文章之事雖非有用於世而未可以爵位勢分緣飾於其間亦視乎求序者之人與文何如與序者之人與文何如而已頃者金陵一二人士取不肖所爲古文刋刻其十之二三用是潔誠齋虔北面叩首而求閣下以序之夫舉業之文非閣下之所好而亦非不肖之所好也閣下猶肯執筆而爲之序而况不肖之古文固閣下素所諮賞以爲可與於斯文者乎知閣下之不與他人而一概謝絕之者蓋他人

之所求者乃尚書之序學士之序而不肖之所求者乃慕廬先生之序也俯伏候命不勝至願謹再拜

再上韓宗伯書

名世再拜名世平居讀書考文章升降之際竊見夫文章之事未有不上與下合而能至於極盛者也上與下合而風氣之權操之自上上之人懸其令以倡率之而下之人莫不奔走恐後而不敢有異議於其間若夫上之人所操者不足以厭服乎下之心而下之人紛然囂然各持其說各挾其技

而有非薄乎上之心考校之文一出而心非巷議
嗤點流傳共指以爲笑於是乎上之與下兩相訾
謷齟齬扞格截然而分爲二而文體遂不可振夫
者文章之風氣亦嘗萎薾卑弱而不振矣儒先之
精義不明古文之規矩盡裂上之人所以取於下
下之人所以獻於上者皆雷同相從而已雖其風
氣之不振而上之與下訾謷之聲不出於口齟齬
扞格之狀不形於色而風氣欲變之機固已伏於
此矣當此之時閣下遂獨以雄奇渾古之文出而
大魁天下天下之人讀閣下之文恍然如寐之方

覺如醒之忽醒皆翻然思改其所為三十年來窮巷枯槁之士被服先民抱殘守缺以不自棄於斯文閣下之力也閣下既以古文取高第為大官而天下之人又翕然嚮風愈久而不衰則宜上之與下合而為一矣乃訾謷而不入齟齬扞格而不相通未有甚於今日者何也則毋乃下之信且從於閣下者遍以望於上之人而不克副其望歟遂直爲此紛然囂然也令甲三年而一試士棘闈未撤士或私相許曰某某者必得售也又或私相詡曰某某者必斥勿錄也已而斥之者則其許之者也

錄之者則其詴之者也不能不相顧以駭而羣不逞遂借以行其私至於詆訐叫號而不可止上之人患之而未能有以弭之也竊以爲弭之之迹在上之人勿與下之人相反而已矣下之人曰是也而上之人必曰非也下之人曰非也而上之人必曰是也參差之見先横據於胸中其說究無以勝乎下之人則安能厭服乎其心而使之不敢有異議於其間也哉且天下之人其所操未必盡是也紛然囂然而至於詆訐呼號即下之人有志者亦未嘗不非之也然而公論多出於其間公論者上

與下共之者也下之人方以公論自張而上之人故欲反之非其心也則毋乃拘於曩者之風氣而不能以閣下之道爲進退天下之具歟下之人以其信且從於閣下者遍望於上之人其所以待上之人者甚厚而上之人不能以閣下之道爲進退天下士之具於是乎上之與下兩相訾謷齟齬扞格截然而分爲二而閣下以一身居上下之間則驅之使合其權仍在閣下而已矣閣下之文無論知與不知莫不肅然而起而歛衽退避以爲不可及而閣下之名德淸望又爲海內之所嚮仰謂閣

下之道下之人信且從之而上之人獨不肯信且從者必無之事也轉移之權則惟在閣下一二為正告之而已矣田有往在京師與閣下游凡一二年相與縱論當世獨未嘗言及文章之事田有身在卑賤有言不信故不得不黯黯以居默默以處而閣下方在日月之際經綸密勿更有重且大者文章一事遂有所不暇及耳然而當今文章之責實在閣下不宜使窮巷枯槁之士觖然失望坐視上之與下訾謷而不入齟齬扞格而不相通也田有南歸數載不復有志當世行吟江上將欲灌園以

終老習見天下之人所以仰望閣下者如此其至而轉移之權使上之與下相合而無二非閣下不能故輒爲逹其區區之情焉冒瀆尊嚴無任惶悚

不宣

答某書

辱書具言時文風氣之說而欲決之不肖以定其所從夫足下之勤勤用力於時文者豈非爭一時之進耶而亟亟求得舉耶而欲決之不肖又豈非以素相愛且稍有知識言或可採必不誤足下之舉耶不肖草鄙之人抱膝荒江絕意世事況區區

者既不能爲而世俗所謂得舉之文且又不許至於以生平之所知識告足下將萬萬不得舉非所以愛足下也昔伯樂教其所憎者相千里馬教其所愛者相駑馬夫千里馬不常有其利緩而駑馬日日售之其利急以不肖與足下平生相愛則請相駑馬足下試觀今之選爲上乘編以皂歷者有一千里馬乎知此則所從定矣風氣卑下如不肖輩放逸自廢之人始得以出其機杼聊自馳騁足下方從事於其間而必與之左是誤足下也足下書又極稱僕文字以爲難及夫足下所稱者時文

耳往時嘗喜作之於今已不復作甚不肖之所好而學之有得者又不在此吾子遽獎許過當是亦猶見驥之偶一長鳴舉步蹀躞遂以其絕塵之足盡在是矣此不肖之所以不敢教足下相千里馬也文章一道終當爲吾子一言之以非吾子今日所急故輒布區區惟勉旃自愛

與余生書

余生足下前日浮屠犁支自言永歷中宦者爲足下道滇黔間事余聞之載筆往問焉余至而犁支已去因教足下爲我書其語來去年冬乃得讀之

稍稍識其大畧而吾鄉方學士有滇黔紀聞一編余六七年前嘗見之及是而余購得是書取犁支所言者之以證其同異蓋兩人之言各有詳有畧而亦不無大相懸殊者傳聞之間必有訛焉然而學士考据頗爲確核而犁支又得於耳目之所覩記二者將何取信哉昔者宋之亡也區區海島一隅僅如彈丸黑子不踰時而又已滅亡而史猶得以備書其事今以弘光之帝南京隆武之帝閩越永歷之帝西粵帝滇黔地方數千里首尾十七八年揆以春秋之義豈遽不如昭烈之在蜀帝昺之

在崖州而其事漸以滅沒近日方覽文字之禁而天下所以避忌諱者萬端其或菰蘆山澤之間有廑廑誌其梗概所謂存什一於千百而其書未出又無好事者爲之掇拾流傳不久而已蕩爲清風化爲冷灰至於老將退卒故家舊臣遺民父老相繼澌盡而文獻無徵凋殘零落使一時成敗得失與夫孤忠效死亂賊誤國流離播遷之情狀無以示於後世豈不可嘆也哉終明之末三百年無史金匱石室之藏恐終淪散放失而世所流布諸書飲器不詳毀譽失實嗟乎世無子長孟堅不可聊

且命筆鄙人無狀竊有志焉而書籍無從廣購又困於饑寒衣食日不暇給惟此事終已廢棄是則有明全盛之書且不得見其成而又何況於夜郎筇笮昆明洱海奔走流亡區區之軼事乎前日翰林院購遺書於各州郡書稍稍集但自神宗晚節事涉邊疆者民間汰去不以上而史官所指名以購者其外頗更有潛德幽光稗官碑誌紀載出於史館之所不及知者皆不得以上則亦無以成一代之全史甚矣其難也余夙昔之志於明史有深痛焉輒好問當世事而身所與士大夫接甚少士

大夫亦無有以此爲念者又足跡未嘗至四方以故見聞頗寡然而此志未嘗不時時存也足下知犁支所在能召之來與余面論其事則不勝幸甚

答張伍兩生書

人來承示近日所爲文數首並以爲文之道殷殷下問余學殖荒落安有以發足下者耶顧其平日頗有志不肯爲世間言語既辱二生之問其曷敢以匿蓋余昔嘗讀道家之書矣凡養生之徒從事神仙之術滅慮絕欲吐納以爲生咀嚼以爲養蓋其說有三曰精曰氣曰神此三者鍊之凝之而渾

於一於是外形骸凌雲氣入水不濡入火不爇飄飄乎御風而行遺世而遠舉其言云爾余嘗欲學其術而不知所從乃竊以其術而用之於文章嗚呼其無以加於此矣古之作者未有不得是術者也太史公纂五帝本紀擇其言尤雅者此精之說也蔡邕曰鍊余心兮浸太清夫惟雅且清則精精則糟粕煨燼塵垢渣滓與凡邪僞剽賊皆刊削而靡存夫如是之爲精也而有物焉陰驅而潛率之出入於浩渺之區跌宕於杳靄之際動如風而靜如山嶽無窮如天地不竭如山河是物也傑然有

以充塞乎兩間而薷冐乎萬有嗚呼此爲氣之大過人者豈非然哉今夫言語文字文也而非所以文也行墨蹊徑文也而非所以文也文之爲文必有出乎語言文字之外而居乎行墨蹊徑之先蓋昔有千里馬牝而黃伯樂使九方皐視之九方皐曰牡而驪伯樂曰此眞知馬者矣夫非有聲色臭味足以娛悅人之耳目口鼻而其致悠然以深油然以感尋之無端而出之無跡者吾不得而言之也夫惟不可得而言此其所以爲神也今夫神仙之事荒忽誕漫不可信得其術而以用之於文章

亦足以脫塵埃而游乎物外矣二生好學甚篤其所為文章意思蕭然既閒且遠蓋有得於吾之云云者而世俗之人不識也吾故書以告焉吾聞為神仙遺形骸解銷化其術秘不傳即傳其術不能通嗚呼遇之而傳傳之而通者非二生吾誰與之

與劉言潔書

言潔足下僕平居讀書考文章之旨稍稍識其大端竊以為文章之為道雖變化不同而其旨非有他也在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即至篇終語止而混茫相接不得其端此自左莊馬班以來諸家

之旨未之有異也蓋文之爲道難矣今夫文之爲道未有不讀書而能工者也然而吾所讀之書而吾舉而棄之而吾之書固已讀而吾之文固已工矣夫是一心注其思慮屏其雜直以置其身於埃𡏖之表用其想於空曠之間游其神於文字之外如是而后能不爲世人之言不爲世人之文斯難以取世人之好故文章者莫貴於獨知今有人於此焉衆人好之則衆人而已矣君子好之則君子而已矣是故君子恥爲衆人之所好者以此也彼衆人者耳剽目竊徒以調飾爲工觀其菁華爛

爕之章與夫考據排纂之際出其有惟恐不盡焉此其所以枵然無有者也君子之文淡焉泊焉畧其町畦去其鉛華無所有乃其所以無所不有者也僕嘗入乎深林叢薄之中荆榛礙吾之足土石封吾之目雖咫尺莫能盡焉余且惴惴焉懼跬步之或有失也及登覽乎高山之巔舉目千里雲烟在下蒼然茫然與天無窮頃者游於渤海之濱見夫天水渾淪波濤洶湧惝怳四顧不復有人間嗚呼此文之自然者也文之為道如是豈不難哉僕自行年二十卽有志於文章之事而是時積憂多

愁神氣荒惑又治生不給無以託一日之命自以年齒尚少可以待之異日蹉跎荏苒已踰三十其爲愧悔慚懼何可勝言數年以來客游四方所見士多矣而亦未見有以此事爲志者獨足下好學甚勤深有得於古人之旨且不以僕爲不才而謂可與於斯文也者僕何敢當焉偶料檢篋中文字自丙辰至於丙寅十年間所著有蘆中集閒天集困學集巖居川觀集爲删其十之二三彙爲一集而以請正於足下足下以爲可存則存之不然卽當削去行且入窮山之中躬耕讀書以庶幾稍酬

襲昔之志然而未敢必也

答趙少宰書

少宰足下前日田有出都門足下親枉車騎相送且言文集刋已垂成欲得吾子序之田有南行二十餘日而抵家家貧多事未遑以爲閲二月而於鄭傳中得足下書云序不及待已使人代爲之矣田有江淮鄙人無爵位於朝無聲譽於天下爲舉世之所共棄而足下出持節鉞入貳天官序足下之文者皆公卿大夫而足下猶懃懃懇懇欲得不肖之序豈非以其人雖賤而其言尚可取耶今夫

立言之道莫著於易家人之言曰君子以言有物而行有恆夫有所為而為之謂之物不得已而為之謂之物近類而切事發揮而旁通其間天道具焉人事備焉物理昭焉夫是之謂物也夫子之釋乾之九三曰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也惟立誠故有物苟其不然則雖菁華爛熳之章工麗可喜之作中庸所謂不誠無物也君子之所不取也夫代人而為之言者彼之意吾不之知也彼之聲音笑貌吾不之見也吾之意非彼之意也吾之辭非彼之辭也為剽為偽為欺漫而已矣今以不誠之人

而事足下以不誠之文而序足下之文宜爲足下之所斥勿收而足下顧使人爲之則非足下始所取於田有之心矣區區之誠向欲自達而代作之文惟足下削而去之幸甚幸甚

與劉大山書

去年春正月渡江訪足下留信宿而足下以所爲古文十餘篇見示皆有奇氣足下固不自信而謬以僕之文有合於古人矩矱因從問其波瀾意度所以然者僕回秦淮將欲檢篋中文字悉致之足下媿有以教我會足下北遊燕薊之間而僕亦東

走吳越遂不果今年冬有金陵門人欲鋟僕古文於板僕古文多憤世嫉俗之作不敢示世人恐以言語獲罪而門人遂以彼所藏抄本百篇雕刻行世俟其刊成當於郵傳中致一本於足下其文皆無絕殊而波瀾意度所以然者僕亦未能以告人也惟足下細加擇別摘其瑕疵使得改定且作一序以冠其首簡幸甚幸甚當今文章一事賤如糞壤而僕無他嗜好獨好此不厭生平尤留心先朝文獻二十年來蒐求遺編討論掌故胸中覺有百卷書怪怪奇奇滔滔汩汩欲觸喉而出而僕以爲

此古今大事不敢聊且為之欲將入名山中洗滌心神餐吸沆瀣息慮屏氣久之乃敢發凡起例次第命筆而不幸死喪相繼家累日增奔走四方以求衣食其為困躓顛倒良可悼歎同縣方苞以為文章者窮人之具而文章之奇者其窮亦奇如戴子是也僕文章不敢當方君之所謂奇而欲著書而不得此其所以為窮之奇也秦淮有余叟者好琵琶聞人有工為此技者不遠千里迎致之學其術客為琵琶來者終日座為滿久之果大工號南中第一手然以是傾其產千金至不能給衣食乃

操琵琶彈於市乞錢自活卒無知者不能救凍餒遂抱琵琶而餓死於秦淮之涯今僕之文章乃余叟之琵琶也然而琵琶者夷部之樂耳其工拙得喪可以無論至若吾輩之所爲者乃先王之遺將以明聖人之道窮造化之微而極人情之變態乃與夷部之樂同其困躓顛倒將遂碎其琵琶以求免於窮餓此余叟之所不爲也嗚呼琵琶成而適以速之死文章成而適以甚其窮足下方揚眉瞬目奮袂抵掌而效僕之所爲是又一余叟也然爲余叟者始能知余叟之音此僕之所以欲足下之

序吾交也

與趙艮冶書

田有白生平好交遊交遊中如趙君極少在家時日日相過從不厭其數今來荒山中嘗獨念趙君不置以趙君知我也嘗懷人之作莫工於國風不背之於趙君殆在雄雉二章之卒言矣知吾子之心與我同也嗚呼友道難矣僕多慨艮冶亦多慨倏忽俄頃之間反覆變更之際而以落寞之蹤沉浮上下其安能有以合乎名世一妄愚人耳勞苦困餓拂亂空乏之人皆笑之惟吾子深相哀憐往往

爲余泣下吾何以得此於足下哉非吾子莫以知我非我我亦無以知吾子之深也今吾顧有進於足下者足下愛我甚夫豈謂爲不然耶如是則請盡言而不諱可乎蓋世有好獵者一經顛仆而終身不敢乘馬足下天性誠樸謂人如已而信之太眞以故常受小人之侮而一再顛仆一再受侮矣意足下必且深懲前日之害謝絕交遊而吾嘗觀之未見其然也不及此徐步安行而猶蹀躞於坑坎之途馳驟於汚泥之阪則其害豈特顛仆而已哉蓋足下之病與余同而余又加甚焉凡余之所與

友足下其亦見之矣其亦太息而痛恨之矣今不肖已自托爲枯槁無用之人人曰夫夫也其爲枯槁無用之人也歟此余之所以自臧者也今足下既往之悔已無及矣將來之悔能不思所以免焉足下不以吾言爲不然則吾更有以效於足下者爲足下盡言之

上劉木齋先生書

正月十九日桐城戴田有謹再拜獻書木齋先生田有生於山林巖石之間獨立無與徒以年少志大不肯稍有苟且嘗同所爲文字尤不悅世俗頌

者先生來爲督學不遺鄙陋拔之於稠人之中期許甚至夫古之君子得一士也終身不忘於心其求得也蒳搜遠索孜孜而若有失其既得也長養而教育之惟恐其無成夫其所以愛惜人才至於如此者非以徒士之被其德而私感之也而士之困於塵埃之中不能自振一旦有提挈以起而指示以途者亦豈能一日而忘於心哉今先生之所以賜於田有者可謂至矣田有之文先生識之田有之名先生振之而先生既去余遇吾縣士大夫輒惓惓問田有不置此以知先生之於田有蓋無

日而忘於心每端居深念未嘗不感嘆而欲泣也然而不肯時命乖蹇日益加甚自謂先生於句曲歸來久而失我先人斬焉衰絰之中狼狽顛倒無所控訴田有家貧無擔石之儲傭書客遊乞食自活家累二十口嗷嗷待哺而鄉邦之間骨肉之際橫逆百端迂愚固陋莫必其命憂患怖畏之餘獨於文章一事不敢稍自廢棄三四年間所作制義亡慮三百餘篇又著書數種曰困學集曰柳下集曰巖居川觀集道里遼遠不獲致其一二以請正於先生而世之人忽近而貴遠傭耳而賤目既無

明效大驗誰復以爲工哉癸亥之冬敝邑吳氏倢者歸自海上復傳道先生不忘田有之語夫以田有之迂疎世人之所共棄而先生之去於今數年向之所取士亦已多矣而獨惓惓於不肖如此不肖區區無以爲知己之報而饑寒衣食之是憂世無大人君子如先生者爲之振拔迍邅坎坷曾不能仰首伸眉發名成業以赴先生之望將抱無窮之志而莫之遂也先生高卧海濱天下所共瞻仰小子不敏竊在下風猶冀先生之有以提挈而指示之也偶因郵便冒瀆威嚴不勝惶恐之至

與王雲濤書

田有自田有自兒時常侍先曾王父往往爲小子道平生事甚悉且曰吾昔客於定遠定遠之俗豪武勁直不類江淮以南且屬明高皇帝故鄉一時從龍之佐如徐常輩皆其產也距今數百年其人民謠俗猶有曩時之遺烈又曰縣名士若而人某某吾之友又某某吾之弟子也復以手計之曰如王某者其吾門之選乎蓋卽足下之尊府也時余年雖少然謹志之於心不敢忘蓋生十有八年而曾王父卒其後毎侍大父及先人其言亦云爾蓋

吾家之交於王氏三四世矣去年秋始識足下於秦淮之上相與道姓名具述累世之好與夫平生嚮往之意兩人皆大喜過望而足下尤愛僕時文以爲難得已而足下登賢書入燕京而鄙人歸自泰淮沉冥寂寞所謂時文者亦不復爲人所識蓋田有少好左氏太史公書亦欲有所譔著而竊嘗聞程朱氏之緒言亦不敢自棄於斯文然往往以此不悅於世而鬼神助之以降其大罰死喪疾病無歲無之平生著書學道之志卒難遂不得已而隨俗作所謂時文以之教授子弟而餬其口於四

方亦足以見其命之蹇而志之可悲也已僦直江君某歸自燕京告我曰吾與王君抵掌燕市相得甚歡然王君意殷殷未嘗不在吾子也鄙人自度無可以當王君存念然且乍相見而歡既去而思鄙人之於王君亦然豈非以舉世通家之好不能有忘而況文章意氣之感更有相愛者而非世俗之所知也今歲授經於舒城舒之司訓何君與足下同鄉里因爲一通付之以達於左右冀有以教我幸甚幸甚

答張氏二生書

不佞自初有知識卽治古文奉子長退之爲宗師暇從事於制舉之文於諸家獨好歸太僕唐中丞於今十餘年矣世俗之頹也文章風氣尤壞甚鄙人倫落荒山無與告語思古之人而不得見往往悲歌至於泣下一二文字流傳江南遂以辱二生之知不佞自顧賓楞然無有卽有之不同於世之人所好豈非卓然自立者其孰以余之道爲然耶二生不遠數百里踽踽枉過且請事函丈執贄爲弟子當天下波靡士不好學問文章師弟朋友之義缺絶已久而二生之志卓卓如此甚幸吾道之

猶可行也故不敢郄之以成二生之義夫文章之事學問中之小者制舉之文又文章中之微者今二生以制舉之文來學而不從事於古文則制舉之文必不能工也從事於古文而不能學問以期於聞道則古文亦不能工也生平有論文書及爲友人举業序數通暑悉其義錄以付二生試一覽之知不佞之有者如此而二生自是亦可以知所以從事倘猶是沾沾於世人之所好也則二生不必過吾門而來請矣

與白藍生書

前日一見白君郎知白君非常人也而白君具言往時見僕文章其嚮往之者且八九年相見莫由既相見則歡甚以爲平生之快僕不佞何足以當自君之稱然私心竊自幸以爲得賢者之所推許庶幾終不自棄於庸人蓋白君愛僕之文章而不知僕文章之直無用於今也今之世所習者時文耳時文之徒未聞有廓然遠見卓然獨立者也即其所習之文不過記誦熟爛之辭互相鈔襲恬不爲恥然亦止用是以爲禽犢而所以邀虛名而希苟得者又不區區盡恃乎此而特其心則不無好

同而惡異苟有異己者之出於其間輒相與詆笑詬厲不壅蔽遏抑之不已管子曰民知十已則尙與之爭曰不如吾也百己則疵其道千己則譽而不信也今夫烏不皆鳳凰也然而求鳳凰者必於烏之中也馬不皆騏驥也然而求騏驥者必於馬之中也乃若烏無不以鳳凰爲笑而馬無不以騏驥爲戒則鳳凰之與騏驥行且絕於世矣是故文章之事爲他道者惡之可也以其不類也在諸當路者惡之可也以其無用也爲時文之徒者惡之則文章於是乎遂亡僕熒熒一書生耳年少身賤

而慨然有志於文章之事其見惡於時文之徒且十餘年於今矣不意足下者僻在邊微與僕之居相去數千里不以僕之不肖而辱以存之胸臆之間且八九年於茲嗟乎白君而豈時文之徒也歟蔚州二李兄弟告我曰白君深情壯氣人也微李君言僕豈不知耶僕未嘗見白君之文章而固已知白君之文章者於白君之深情壯氣知之也白君未嘗見余而郎謬以深情壯氣屬之余者於余之文章知之也此其故非時文之徒之所能識也白君賢者李君兄弟亦賢者余昔闚之三晉河山

之間其人類多瑰偉慷慨今保德有自君蔚州又有李君兄弟而皆與余同貢於太學聞聲相思傾蓋如故余實有幸焉故敢粗陳其固陋付李君以達於左右僕天地間一窮人也乃者落落風塵不知所終極又悼相知如自君輩乍相語而又別去不知當何時再見一竭其惓惓田有頓首

與何屺瞻書

三月十九日田有頓首屺瞻足下往時僕家居於時文選本中見足下名然竊以吳中名士視足下未知足下也及與足下先後至燕山往來一再晤

始奇足下亡何足下別去僕惘然自失而汪君武
曹爲余稱足下之賢甚具僕好交遊孳孳求之惟
恐不及然其於當世之故不無感慨忿懟而其辭
頗有稍稍過當者世且以僕爲駡人僕豈眞好駡
人哉而世遂爭駡僕以爲快不駡僕者足下與武
曹而已而世亦以足下與武曹爲好駡人其於足
下也尤甚嗚乎若足下者乃可以駡人然亦可以
不駡人吾駡之謂不當齒之哉此乃所以齒之也
是故僕以之自戒亦願足下之稍稍戒之也頃者
史君千里自吳中以足下所爲行述集者示余余

讀之迴翔往復不能釋去今夫文章之陋久矣妄庸相授日日已甚僕嘗以爲文章者非一家之私事至今日而不得不引爲一家之私事默守其是而已彼妄庸人者如今之所謂名士開口說書執筆屬文天下之人皆其流輩以故從而稱之雜語以是非之故皆不省是故如僕者氣力單弱視其猖狂恣肆而不敢搘拄其間足下獨惻然流涕不但爲之昌言正告舉向之所爲妄庸相授者一舉而廓清之甚善甚善然余讀集中所載有云經義始於宋作者但依傍宋人門徑足矣唐已不近況

高識秦漢乎足下之言云爾余以爲非也夫自周秦漢以來文章之家多有雖其門戶阡陌各別而其指歸未有不一者也卽宋人之門徑未有不本之於周秦漢唐者今必區而別之是爲今之名士低就一格以爲其妄庸地也聖人之道衰至宋之儒者而發皇恢張始以大明於天下故學者終其身守宋儒之說足矣至於文章之道未有不縱横自家而能成一家之文者也今之名士巧爲自飾掊取宋人語句以欺天下或竟以古人爲不當學足下排而斥之而足下復云爾耶倘或别有所見

則過而存之可也不然願足下改正之僕前作冬有送武曹序近於罵人之作久而悔之自匿也然異日嘗錄一通以示足下平生所爲經義數百篇今存二百有奇不敢自信欲錄一副本付足下爲是非而去取之適友人吳游便輒附狂言云云不宣

與洪孝儀書

田有頓首前日過揚州至足下寓舍時足下方註杜子美詩尚未成而先以所註二三卷示我蓋近日註杜詩者有二家皆盛行於世曰虞山錢氏曰

松陵朱氏此兩家不無互相牴牾而自僕觀之支離附會牽强穿鑿之失向來註杜詩者之所畧同而此兩家亦或有所不免今見足下此書考據纂輯既詳且確爲此兩家之所不及甚善甚善顧僕尙有請於足下者古人有言曰夏后氏之璜不能無瑕明月之珠不能無纇夫瑕也纇也豈有損於玉與珠或而戕且曲爲之說曰此非瑕也非纇也玉與珠之所以爲美者正在是也於是乎玉與珠之眞者無以自見於世矣今夫詩莫盛於唐而唐詩莫盛於杜所謂聖於詩者古今爲子美一人而

已然而自古著述之家畢一生之力疲精敝神爲書數十百卷勢不能盡無瑕焉無纇焉蓋其氣有時而盛衰其思有時而枯潤鍛鍊結搆或偶有所悉罄其力則亦往往有瑕與纇之錯出於其間而要皆無損於其全體之美後之讀之者第得其意思之所在而已矣乃世之論杜詩者僻於其久定之名昧於瑕瑜不相掩之義概而稱之而不敢有分别且直指其瑕與纇而以爲美在是也使讀之者或竟惟其瑕與纇之是學其貽悞來者不更甚乎哉且夫毛嬙西施其體固無一不悅於目也而

或悅之過甚至謂其溺爲香澤也而珍而視之鮮有不以爲狂惑者矣昔者朱子謂子美夔州以後之詩頗不佳雖未必盡然而大約數十百卷之書豈能無瑕與類之錯出苟能一一爲抉摘以明告後學則古人之心安而學之者不至於有所誤此固讀書之法不獨詮杜詩爲然也虞山錢氏以詩自豪其所論斷人皆信之而僕以爲珍毛嬙西施之溺在錢氏爲甚使子美而可作也未有不笑其狂惑而有所不樂受者僕往者嘗欲取杜詩爲之評騭論次抉摘其瑕類以明告後學非敢苛於論

古人也正所以愛古人也愛古人亦所以愛來者也顧終歲客游未及卒業而足下故工於詩往見足下辨論風騷別裁僞體無所或爽尙能於此書考據纂輯之外更加以評騭論次務使瑕瑜不相掩則予美之眞者畢出不致爲過於推尊者所溷足下倘有意乎則僕也一二鄙陋之見可以備商榷者當俟面論焉不宣

答朱生書

朱生足下正月十七日人來得書三復之間何其念我深而責我厚也且尤惓惓欲僕以近日之狀

相告僕二十餘年憂愁窮苦皆世所不多有固吾子之所素知不必復爲吾子道也惟是年來好讀書一日不讀書輒忽忽如有亡失但一得書往復觀玩可以忘寢食然家貧無買書之資先世藏書屢經兵火無復存存者亦不屬僕又交遊鮮少無從借觀就令借得一二居無幾何即歸之其人更增於悒譬如卒然之間遇異人勝士相對開懷抱吐肝膽有故各散去不知復何時合而富家巨室架上所貯塵埋蠹蝕已不知歷幾日月几造化之不齊大都類是是僕之欲讀書而不得此其所以

窮之甚也而獨其胸中之思掩遏抑鬱無所發洩則嘗見之文辭雖不求工頗能自快其志而鄉黨少年往往詬厲之曰是蚩蚩者庸且妄自謂能文章文章何益坐見其窮且老以死耳僕本多憂而人心世道之感復交迫於胸臆蓋聞有家貧而負債多者勢無以得償時時憂念不知所出或告之曰女亦烏用是戚戚者耶女家產盡矣持券而來者皆爲無用之券而子憂之不亦爲無用之憂乎其人聞之恍不知債之在其身也嗚乎若僕者天地間一窮人耳憂患之至甚於負債今且隨俗任

運漫不以爲念此亦家貧而多債者之術也自別吾子以來其狀約畧如此

與弟書

吾家式微而先人以盛德壯年奄棄我兄弟斬焉在衰絰之中困窮轉甚內外之人見其如此益用詬侮嗟呼人情抑巳甚矣鬼神而又助之則我兄弟尚能向人言詔且靦顏容足於天地之間耶夫服仁義稱先王世俗所大怪以爲不祥余嘗嘆之自今而觀而後知人言之不謬而果不可爲祥也余生抱孤成之志負不羈之才處窮極之遭當敗

壞之世而無數頃之田一畝之宮以托其身乃且以授經客游乞食於異方歲得一鍰兩鍰不足具甘脆以養親而母子兄弟累月踰時音問隔絕私自生傷乃至此弟又遠客金陵金陵自佳麗弟自苦耳丈夫雄心窮而彌固豈困一跌仆而憂傷憔悴遂不復振耶五經二十一史今之視爲土梗而天下幾無讀書者矣宇宙間物人盡取之獨讀書一事留遺我輩此固人之所不能奪而忌且怒焉固無傷者也可自棄耶遠地惓惓惟此而已勉旃勉旃無怠無怠

南山集卷五終

邑後學張仲沅校刊

南山集卷六

桐城戴褐夫著

贈序

贈趙艮治序

玉之在璞人視之塊然石也琢之途有玉人者琢之得玉焉人鬬之他日見道旁石塊然以爲玉也取而藏之於櫝噫玉也而石之石也而又玉之大抵如此矣夫玉不類石然人不視爲石則非玉觀於人之所以視爲玉者可知其爲玉人者笑之矣艮治玉之在璞者也噫不幸而不遇玉人於是有

小丈夫者視之熟視之笑曰此塊然石也噫良治
與玉之在璞者也他日見有玉人者琢之得玉焉
而後知其非塊然石也噫吾行見夫小丈夫者之
石之滿其櫝也已

贈葉蒼巖序

昔吾縣葉文莊公舉萬歷癸丑進士入翰林烈皇
帝時爲禮部尚書當天啟中婦寺之禍流毒天下
吾縣士大夫仕於朝者一二人外皆能抗直持大
節自左忠毅公被禍而文莊公與中丞方公亦岌
岌幾不免方公者巡撫順天諱大任者也公好讀

書時時刻苦鑽研終其身不厭既貴則益購遺書數萬卷一一丹鉛排纂而翰林榮選宗伯閒官益得肆其力於學其所為文章有歐陽子之風公之冢孫曰子甯先生雅好余嘗哀余之遇曰嗟乎使予得遇文兆公豈困至此乎小子生也晚間讀公書與公子弟游輒喟然嘆道之衰也子甯先生之子曰蒼巖與吾生同歲自兒時初學文即意氣相得甚歡已而蒼巖召余讀書其家每一文就必質之子甯先生以為常自是後從事朋友往還多矣其知我深而信我篤鮮有及先生父子間者而後

歎文莊公之澤猶不墜諸子孫余稍長益困遊學四方而蒼巖家益落且屢困於州縣蒼巖不以咎有司而深自愧悔其業之未工一日謂余曰昔始與爾而學也於今幾年今子之學已至而道已成矣而余猶泛濫於制舉業而不知所歸宿而未有涯也惟子有以拯余之病而救余之惑余曰科舉之業非余所好也然嘗試之矣於足下義不可以默則吾還且問子將俯仰順時與之遷徙上下而志不素定力不專而氣易動歟曰然然則子之爲此也欲速之意甚而得失之念交戰於胸中故輾轉

汩沒而至此歟又且有一人焉梏子之性眯子之聽而敎以從衆之悅目歟曰然夫此數者皆世俗之人情以吾子之賢而出於此亦惑日甚矣夫時文未有定也而吾子與之轉移豈非以順時則得不順時則失故耶然世之應有司之試者未有不順時者也而往往得者十一不得者十九未見其必得也且夫庸夫小人僥倖而有獲而輒以譏訐豪傑見有異已者輒笑之輒詬之輒阻且撓之而不使之有成今子亂於毀譽之說而失於趨向之宜豈非惑之甚也歟世衰道微有志者宜自振立

於天壤之間而不可稍爲委曲以悅世狥俗卽艱難摧折有不顧况文章乎哉况區區時文乎哉吾聞文莊公故家貧少時從塾師塾師教以讀時文公不應潛誦莊子見人至輒掩匿嗚乎余之困久矣其何能望公士固有異世而相合者公與方中丞最善兩人微時日相聚茅屋中㨾膝密語旁若無人者後兩人官位相埒而俱以淸風勁節顯名天下蒼巖有志勉之而已

送許亦士序

自周之衰至於今儒學旣擯焉聖人之道掃地無

餘獨幸有其書尚存而學者大抵皆淺陋不能申明聖人之意自漢之訓詁箋疏已失其旨而學官所立五經家皆無當於大家之要蓋道莫著於宋宋之時不能用之至有明而顯嗟夫其言雖顯於明矣而其道或未之能行也天下之士非科舉之文無由進而科舉之文非宋氏諸儒之說輒斥不收夫非宋氏諸儒之說不收其意豈不盛哉而學者竊假其說以爲進取之階問其何以學曰以科舉故也則鄙其始學之日而固已叛於宋氏諸儒之道矣然當時學者習其書猶能爲其言兢兢不

敢失墜至於正德嘉靖以來諸儒紛紛而起良知家言最行於天下浸淫蔓延而士皆以叛攻宋氏爲賢於是横議之禍漸流爲門戶天下亦自此多故矣頃者以來士巳有稍稍能分別是非以告天下者而天下猶迷不知悟江之北有兩生焉曰褐夫氏曰亦士氏此兩人者蓋讀宋儒之書而喟然興嘆肅然再拜曰吾師云褐夫氏生於桐桐爲大縣而能誦宋儒之書者不過數人然此數人之誦之者非吾之所云云也吾不與之學宋儒乃者客於舒舒尤荒陋而亦士獨爲有志於道者嗚呼當

大道淪散士不知學而一二腐儒小生區區抱獨守殘淪落於窮巖斷壑之中者徒爲世所嗤笑謾侮然其所維係豈少也哉余既以迂拙不用於世遁逃山中而亦士不鄙余謂余知道者余非其人也而亦士則眞宋儒之徒也已他日余且買山隱焉取四書五經之訓注疏而去其諸家之背謬與其駁雜迂訛者重訂爲一書而竊附於宋氏諸儒之後亦士要爲有志者當與亦士共勉之也因先爲言以期之

贈劉言潔序

自先王之道不明而世有講章時文之學蓋講章時文之毒天下也久矣昔者聖人之遺經掇拾於秦火之餘漢唐儒者其爲訓詁箋疏不啻數十家皆未能盡得聖人之旨至朱子出而其道始大明講章之徒曾不能窺漢唐之藩籬而欲以破有宋之堂奧何其惑也六經者文章之本也周秦漢唐宋以來作者多有而其源流指歸未有不一者也時文之徒曰吾無所事乎此也其爲說主於苟且以從世俗之好而以是爲奔走勢利之具數十百年以來天下受講章時文之荼毒而後之踵之者

愈甚而世益壞是故講章時文不息則聖人之道不著有王者起必掃除而更張之無疑也吾友劉君言潔奮然獨立於波靡之中非朱子之說不遵也非周秦漢唐宋之文不覯也講章時文之徒皆非且笑之而言潔獨超然於塵壒之表故吾以言潔爲賢余於世事多所感憤嘗欲買嚴子一穴躬手謝時人以去躬耕讀書而老焉平生欲重訂四書五經大全入山著書首當從事於此又自朱子沒後羣史蘩穢意中時時欲勒成一書繼以綱目之後而有明一代之史也無能命筆者更經一再

傳則終淪散放失莫可稽考嘗仿依太史公書綱羅論次既成則以藏之名山傳之其人平生之志如此而已然而生遭憂患凡人世險阻阨窮之境莫不嘗之無擔石之儲無環堵之室徒餬口於四方以托一日之命而其志安從辨之古人之家貧客遊往往有王公大人供其貲用令極意於學而楊子雲微時文章得達天子遂以布衣召見子雲自奏少不得學而心好沉博艷麗之文願休脫直事之繇得肆心廣意以自克就於是天子詔尚書賜筆墨錢一萬使觀書於石渠嗚呼後之學者其

所遭之變所遇之時不同於古之人者多矣然則余且抱無涯之志而莫之遂也余與言潔兩人自客游河濟之間以至燕市每相與往復論難竊人情之變考文章之旨未嘗不蹶然以興而復爲之喟然以歎也言潔長余二歲蓋已四十而余年三十有八淩尋荏苒曾無成就自慚多不及言潔將遂入窮山之中爲農夫以沒世而言潔學甚博力甚勤斯文之責實在言潔昔漢家從秦火之後收拾遺經於是田何施孟之易申公轅固之詩董子胡子都之春秋大小戴之禮記伏生孔安國之尚

書皆相繼而出今夫講章時文其爲禍更烈於秦火倘世有表章六經者出則如向之儒者豈遂無其人乎因書以貽言潔且以勉之也

贈朱字綠序

歲在甲子余浮江往金陵舟次舊縣登岸與舟子相與語有兩生攜手在江干聞余言前問曰子得非桐城縣人乎余曰是也一生曰桐城有某秀才子豈嘗識之蓋余姓名也余曰足下何郡人乃識秀才生曰吾宿松人也素知秀才故問之余曰足下家宿松亦知宿松有朱字綠者乎生曰我是也

余曰戴秀才郎我也因相視一笑至余前趺坐各道生平則皆大喜過望蓋余與字綠同郡而又同受知於學使者劉公庚申之秋余謁劉公於句曲劉公數爲我言朱生公好士士苟能文者輒時時記憶之而尤篤念字綠不置余爲字綠道劉公語字綠未嘗不感歎流涕也余自識字綠姓名並其文章而至今凡四五年以來一見字綠爲恨字綠之於余亦然今者江皋孤艇荒烟落日邂逅一遇而相與問姓名歡然抵掌豈不快哉字綠有道而能文者而其愛余文實甚余之蹇拙困頓爲鄉里

小兒所欲殺而大江南北類多咨嗟嚮慕蓋近者難以爲工而違者多不知其不肯也兩生者其一方某字緑同縣人亦能文詞與字緑皆素知余者字緑其並以余言示之

贈釋鍾山序

余友有浮屠氏曰鍾山與余相知最深余不爲浮屠氏學而嘗好與浮屠氏遊余儒者與當世所謂儒者異以故當世儒者皆畏惡之獨一二浮屠氏不忍余棄也賢余才與之遊夫儒者棄之而見收於浮屠氏然則當世儒者毋輕詆浮屠鍾山南京

人嘗客廬州無所知名壬戌秋有僧爲我言鍾山
負義氣工方術尤精堪輿家言余遂訾鍾山鍾山
未答明年春余涉淝水過鍾山一見如舊相識又
明年春鍾山客余舍館主人翁以余故重其術而
禮之嘗與余一榻相對道生平則時時爲我泫然
流涕嗟乎㳙之相知不得之儒者而得之於浮屠
氏吾嘗嘆之會鍾山別余適桐桐余鄉也介在江
表山水秀麗甲他州鍾山往而爲余先人尋葬處
余羈旅不獲偕之歸也白雲之阿黃泉之一坏所
以慰不肖之孤者又豈特從遊意氣之私而已哉

於其行也遂書以送之

贈蕭端木序

余君鄉以文章得罪朋友有妬余者號於市曰逐戴生者視余羣兒從之紛如也久之衝文者貢余於京師鄉之人在京師者多相戒勿道戴生名聞人蕭君端木從余鄉人處識余亦以鄉人視余莫余知之也而蕭君同縣人爲我言蕭君好古博雅君子也余因出余文一編示蕭君蕭君大奇之以爲異士非天下所有也余深愧蕭君言自是蕭君與余往來甚數余益得以悉蕭君之爲人與其文

章蓋余平居爲文不好雕飾以爲率其自然而行其所無事文如是止矣嘗按秦漢以來諸家之旨皆如是余好之蕭君之嚮往適與余同則蕭君之奇余也而豈徒哉歲丁卯余與蕭君試於京兆皆被放而分校黜余文者亦閩人也蕭君告余曰某某至愚極汚余鄉人也余知之吾子脫不幸出其門辱吾子不可湔矣幸而被放甚善蓋蕭君之愛朋友敦氣誼如此余自謝劣不容於鄉邦而名字往往在人間然其相知愛慕之甚者莫如蕭君余所見天下之士多矣其好古愛朋友敦氣誼亦

莫如蕭君余方幸與蕭君遊也而蕭君遽別余而歸余且悵悵乎其何之也先是蕭君告余曰余由閩至燕往還萬餘里不得君子之文以歸則是役爲無益矣余諾之未果爲至是再三云余因書此以送其行而又幸蕭君之歸故鄉守田園爲足樂而余之落廓羈窮且不知其所終極竊自傷也

贈蔣玉度還毘陵序

今之所謂才士者吾知之矣習剽竊之文工側媚之貌奔走形勢之途周旋僕隸之際以低首柔聲乞哀於公卿之門而世之論才士者必歸焉今之

所謂好士者吾知之矣雷同也而喜其合時便佞也而喜其適己狼戾險賊也而以爲有用士宵不出於是者爲傲爲迂爲誕妄爲倨侮而不可復近蓋今之士與士大夫之好士者其相得如此嗚乎亦一異矣蔣君客京師數年凡三試南宮不第士大夫弗謂蔣君爲才也者而乘之士皆囂囂嘵嘵惡蔣君之不類己而又見蔣君之困也則又相與笑蔣君蔣君旅況蕭然因別余而歸余送之行而告之曰君子得志則爲龍蛇不得志則爲蚯蚓安能與蚩蚩者爭是非得失也哉昔者梁國之鴟欲

以腐鼠嚇鵷鶵嗟哉只嚇也而鵷鶵故不受嚇也今之嚇蔣君者其腐鼠也耶蔣君其有以自處矣因書以贈之

贈劉繼莊還洞庭序

自科舉之制興而天下人之廢書不讀久矣以未嘗讀書之人而付以天下之事其不至決裂者蓋未之有也昔者科舉之制興亦未嘗無人矣在上者長養以爲廉恥而在下者亦不務爲苟得是故其功名猶有可觀至其晚節末路相習爲速化之術而風俗之頹人才之不振其流禍至於不可勝

言此有心者所謂嘆息痛恨於科舉之設也劉君繼莊博通古今讀書自適而不從事於科舉其於陰陽歷數樂律兵法之類無不有以窮其原本而臻其微妙蓋繼莊眞能讀書者矣繼莊先留心於史事購求天下之言凡金匱石室之藏以及稗官碑誌野老遺民之記載共數千卷將欲歸老洞庭而著書以終焉繼莊一書生擔簦遊燕市諸公貴人無好士能知繼莊者繼莊衣食不遑給而奔走拮据出金數百購求遺書凡繼莊之所爲者其力旣已勤而其志亦已苦矣繼莊有友曰王昆繩及

余二人約偕詣洞庭讀其所購遺書而繼莊家無擔石之儲無以供客余二人之行皆不果而繼莊先攜其書以歸余與昆繩行歌燕市一市人皆笑之羈窮落拓此數人者大抵皆同而余輩之窮至欲讀書而不得此天下之所以不讀書也嗚呼良可悲矣吾聞洞庭擅東南湖山之勝而繼莊家在西山尤爲幽人之所棲息繼莊歸而爲余懸一榻焉余雖不能即行終必圖與繼莊著書終隱以酬曩昔之志繼莊曰然遂書之

贈王序綸之任婺源序

百里之地蕞爾之邑屬役其人民而爲之君長趨走之吏畢具衣其租食其稅泰然無所不足於心四封之內老者待之以安幼者待之以養鰥寡孤獨者待之以恤風俗待之以厚其能舉是職者則又尸而祝之社而稷之俎豆於其邦而百世猶思之不能忘此古之侯王君公之位而所以行其道以與太平者其任豈輕也哉今也一介之士乘傳捧符而來無其道而居其位乃且晏然肆於民上而行其恣睢之意蓋子女玉帛其盡於刀筆筐篋之間者不知其幾矣然而猶胥巨猾之手之所上

下邑子里豪之祖之所左右與夫過賓羈客之徒之所請謁煩濫侈靡之費之所耗散不啻去其十四五矣至於大吏之居其上者覕而甘之則又傾囷倒廪挈筐探囊以去而莫之敢違蓋已與民兩受其敝而天下益以多故不可勝理夫以古之神明之胄茅土之封以之行道致治者而今之所以爲之顧如此豈不恤哉吾友王君序綸年甚少而才足以有爲常憤世俗長吏之害民蠹國往往形諸慨嘆而所以講求牧民之畧者甚具今爲徽州之婺源得以其平居所學者出而試之於民吾甚

爲婺源之民幸也嗚呼吏治之衰久矣自大吏以至小官轉而相食不以爲非而民之憔悴凋敝日不知其所止安得如王君者星羅棊布以甦吾民乎余故書之以爲凡爲長吏者告也

贈趙縢期序

海上有黑人之國皮骨齒牙皆漆黑裸處島中見有邑白而衣者至鼙鼓掌笑或閉目不忍見匿之水中齊魯山澤間多癭瘤之疾臃腫輪囷纍纍然相屬於項下者甚至掩其腹腰聚族私語竊竊然歎他人形體之僞不具也今夫賦質美則不能不

見挫於惡擯抜高則不能復得意於卑吾友趙君駸期工爲文章久不獲一第今年秋脂車將北行而決得失於余余惟君之所擯者則已高矣鳳凰翔於千仭而顧下與鷄鶩爭食豈可得哉黄人匪羆莫疾匪癭然則見君而相與笑者有矣夫見君而相與歎者有矣夫君之得失君其自決之矣

贈顧君原序

古之學者爲一事必經營反覆委曲推勘務盡其事之變態極其理之精微窮神造化而後止其於六藝雖號爲兼通而資力之所近必有深嗜篤好

於一事而爲之造其極者古人有言曰用志不紛乃凝於神是故一家之學興而百家之學亦興何者人各務其所獨得而各出其所專長也後之學者始涉其藩而遽欲名其技曰吾所業者已在是矣一切俱苟焉以從事或舉古之法而盡棄置不講遂至寖消寖滅而不傳豈少也哉算數之術莫精於古人周徑之說然而徑一周有餘周三徑不足自秦以後頗失其傳長洲顧君原年八十矣君於窮巷日事探討自謂得之嘗爲余言曰周徑之法不明無以定歷律叶宮商黍盈晷至於周髀漢

斛盈虧寬狹背何由定蓋先王之所以利民用者莫大於算數而學者忽焉何也昔日祖冲之唐應德兩家稍知端倪而未窺閫奧惟高捷趙達兩家似有得焉趙達秘其術未顯言而捷之說曰內方六十四弧矢須裁畫四隅三十六相併乃成百此其於周徑之法猶未見其了然也余窮年求之乃有得焉蓋嘗爲之歌曰周徑互相求方員皆可獲有周積可求有徑能知積員內問容方方問員之實弧矢亦求方三角求弧率半周與半徑互問皆明白弧背可求員弧弦問方直立方方更方立員

從方測員積既環田內容如太極錠田欲從方截弧成兩纇牛角作勾股灣須雙引縺畫周徑之法其大旨所獨得者約畧如此余少而貧且病固陋失學其於算數尤暗嘗見數度衍一書乃同縣方陪翁所著號爲精密而吾友宣城梅定九綜中西之法而獨得其微妙向者諸家之所不及也余欲就學焉而未遑當以君原之說往而質之

贈王雲衢之任新津序

人之情從其少者則貴之從其多者則賤之此貴貴賤賤之常也今有人焉貴其多而賤其少衆凡

紛紛紜紜觸目而皆是者其品甚下其直甚輕其類甚多纇相與榮且艷之而於希世之物特立之姿塵垢之所不得而侵譁囂之所不得而亂乃以爲卑且賤而莫之異豈不謂之大惑矣乎且夫物有本非賤者而置之不得其處則賤與之不得其人則又賤一爵之內一簞之食未遽爲賤也乃落於苴乞人之手方相與攫而食之有人焉睨其旁而爲之朶頤焉染指焉非其情也豈必伯夷之徒始望望然去之也哉而或者相與笑之以爲斯人也乃不能取而去也又或相與惜之以爲區區者

庶幾其可得而奈之何其決然而舍去也是二人者皆惑也糞壤之中豈復有西子衆鬪之內豈復有仲由今之應科舉者幾於無人而不得矣而吾友王君雲衢獨不與焉且望望然去之惟恐或浼嗚呼王君而外天下之貴者蓋幾乎少矣王君以太學循資當爲縣令得蜀之新津以去笑之者固非矣惜之者又豈爲知王君者哉是皆貴其多而賤其少者也是皆失其貴貴賤賤之常者也王君文章妙天下且其年富而才敏其於吏治自不啻十百於科第之徒今其行也同學諸生多以吏事

相勉而余獨爲是說以袪世俗之惑

贈韓某序

俗之頹也久矣然而獨行之君子以及閨房之中貞靜慈淑之女世世固未嘗無之徒以生於遐荒僻壤名不在於士大夫之口而無文章之紀載以故不傳於世世世遂以天下鮮有其人也豈其然哉嗚呼人之子孫者迷不知其父母之德不以告之於世而遂至於沉沒者多矣然則人之德之傳於世也固賴有賢子孫無疑也洪洞韓君某痛其二親之亡也懼其德不傳於世於是備繫其事走京師

而乞言於學士大夫以志不朽學士大夫皆悲而許之自誌銘論傳序贊之類其體無不具而韓君二親之德遂以炳著於人間若韓君者可謂賢矣嗚呼天下之事雖其榮華甚盛然皆不踰時輒已飄零銷落獨文字之在人間愈遠而常存韓君之所以不朽其親者其賢於世俗也豈不遠哉韓君僑居津門今將奉其二親之柩反葬於淇洞余嘉韓君之能不朽其親也因書以送之

贈張天開先生八十壽序

余生江淮之間孤蘆之內見聞寡陋學殖荒落垂

三十年而始躡屐擔簦遊學於四方求天下之士而交之以輔其所不逮於是客燕齊之間凡四五年而氣類之相從者亦頗得數人而華亭張君長史其一焉長史年少有才名其於遊遁者遊士之習波靡齷齪之態爽然不屑也余是以賢長史而從之遊長史常爲余言其家世余因以知張氏世有盛德而天開先生則長史之大父也年且八十歸然而爲鄉黨之望衆皆推以爲長者宜其有後而以長史之賢而爲之孫也余家世躬耕讀書仕宦皆不顯而先曾大父當鼎革之際痛哭入山不出

猶及見余之壯而余大父宦遊不遂罷歸里居凡數十年今亦年近八十猶日能飲酒一石蓋余曾大父及大父皆以高年待其子孫之有成而余浸尋荏苒漸就廢棄曾無所成就以慰垂白之望余愧不及長史多矣長史洛落寡合多否少可而獨與余遊甚歡故不以余之不文而乞言於余以爲其大父壽也余因爲書之所以獨仰天閒先生之盛德且賢長史并以識余之愧也

蕭翁壽序

余往闢七閩山水妙天下而王華武夷尤爲奇麗

工絕又龜山考亭之遺跡在焉余嘗私淑兩先生之道而性又好佳山水嘗欲往遊焉而未果也今年春余遇蕭君端木氏於客舍端木氏家玉華洞之旁爲我稱玉華洞之奇以及閩中諸山之勝余聞之譆飄然有出塵之想端木氏有道之士也與余交最善兩人浮沉燕市燕市人莫能知之久之端木氏告我曰余小子之違二親而來此也宦遊不遂遂無以慰二親之惓惓顧二親之教余小子者勤矣吾父躬耕山澤之間敦厚樸實里中皆稱爲長者余小子兄弟凡七人皆縱之使游學其所

以督課之者甚至即吾母亦如之今吾父六十有四年而吾母亦已六十矣願吾子賜之一言而歸以爲親壽是余小子之所效於二親者也夫燕市諸公貴人有氣力者肩相摩踵相接也其言足以爲榮其譽毀足以爲重輕端木過而不顧而獨有取於羈窮迂拙枯槁憔悴之人不已過乎其斯以爲端木已矣他日者余且攬江山之奧區窮幽遐之瑰異浸尋及於閩嶠荒海之間訪故人於洞口拜二親於堂下相與徜徉於白雲之間而笑傲乎塵土之碌碌也豈不快哉遂書之以爲二親壽並

以志吾之懷也

芥舟翁壽序

吾戴氏系出微子本神明之胄洪武中自新安遷桐城支屬蕃衍稱爲著姓自頃以來衰微亦已甚矣然吾觀邑中鉅族大家一時冠蓋赫奕鄉人豔異而榮耀之不數傳而頹敗零落或至降爲編氓夷於皂隸吾戴氏雖無顯位於朝而以詩書孝弟世其家垂三百年而猶不盡墜較之於彼所得孰優而孰歉也吾聞諸父老云當戴氏之盛也農服畎畝士勤絃誦恂恂禮讓而家皆饒裕恥爲非義

之取睦婣任卹之風他姓往往取以爲法迄於今日而以吾所聞驗諸所見其流風果能一二豈存而撫瞽歟昔震川歸氏爲其叔祖存默翁六十壽序述其家世云詩書一線之緒僅僅能保如百圍之木本幹獨存而枝葉向盡無復昔日之扶疏盛衰消息之際蓋家家爲然矣芥舟翁爲余大父行其尊人庶野府君博學高隱與其兄綺玉府君爲章府君皆以盛德享高年以余小子之譾陋而府君輩時時奬勵之今府君輩皆已謝世而余垂老困頓又如歸氏所云無以庇其九族有葛藟之感

此余所爲序翁六十壽而不禁三嘆也翁以尊行爲族之長一族之轉移實係之故以吾譙國之故事告焉至於吾家之得壽者項背相望自邑志所載及余所見不一其人也歸氏之序存默翁也曰壽自吾家所有無容祝禱之矣余於翁亦云

朱太孺人壽序

歲丙戌冬十月某日爲朱太孺人六十之生辰其子某屆期讌集賓客奉觴上壽而先期謁余請爲儷壽之文蓋事有不合於古而不失其爲古之道者今之生辰爲壽者也古者君臣上下親戚朋友

之間相與飲酒燕樂必酌觥爲壽以高年相祝頌而至於生辰爲壽則不見於三代之文豈其時禮儀尚有缺而未備者耶抑其事偶不載於經傳及諸子而實有不異於今者耶夫人子之所欲致於親者未有窮極親之年愈高則子之情愈懽忭無已於其親之生辰率其家衆羅列拜舞而賓客親族鄉黨之人盈門滿座置酒高會歲歲皆然每閱十年則又較平時加盛此在人子樂其親之高年承歡養志爲一門之盛事豈非事之不合於古而不失其爲古之道者歟然而世俗稱壽之文則有

可畏者雷同訣佞不以爲怪甲可移之乙此可移
之彼其所稱述皆過其情而失其實腐爛之辭鄙
俚之言咸以爲吉祥而可喜此則非君子所以壽
其親之言也君子不敢以世俗之事待其親則亦
豈敢以世俗之言壽其親乎先是歲丙子太孺人
五十之生辰稱壽之文則吾友汪庶常武曹實爲
之序武曹固不肯爲雷同諛佞之言者也而某今
又以屬余則某之所以事其親者可知矣余嘗咨
朱氏知太孺人具有賢行而某奉母命讀書與賢
士大夫交遊太孺人聞之輒賑然喜也則太孺人

之所以教其子者可知矣夫親之望於其子者亦無有窮極在世俗之情亦不過欲其子之富且貴與己之能受其奉養而已矣而太孺人之所以教其子者若彼其去世俗也不亦遠哉宜乎某之不敢以世俗之事待其親並不敢以世俗之言壽其親也某歸持吾言以獻於太孺人太孺人其亦當囅然喜乎

戴母唐孺人壽序

唐孺人雲舟府君之配而余大母行也余兒時嘗從學於府君受其論語句讀童子同學者凡十餘

人一日府君蓄金魚於盆與孺人臨視余過其側府君指余而謂之曰此吾家之秀出者也以故孺人視余不與他童子等未一年余以病歸不復至府君舍久之余與府君同入縣學而余尋客遊於外往往七八年乃一歸歸即去而府君亦多客遊蹤跡錯互不相見者動十餘年歲己卯府君以應試至金陵適余僑居金陵之青溪府君過訪留飲數日甚歡久之余挈家還故里買宅於南山距府君舍四五里而近而府君卒已數年矣孺人今行年已七十聰明強健無異曩昔廻憶受府君之課

督依依孺人之側忽忽遂至四五十年恍如昨日而余亦老矣孺人子祿符承歡膝下能得孺人之心會孺人生日祿符欲得余文以爲孺人壽故爲之書

淩母嚴太安人壽序

歲丁亥四月吳門淩君某介余族壻姜君賦三而來謁曰七月某日爲吾母設帨之辰葢年臻八十矣世俗壽其親必有稱壽之文鋪張其平生之蹟以致其頌禱之意然而駢麗之體鄺落之辭雖有盛德懿行反以掩其實非君子之所以壽其親也

且稱壽之文世皆以出自達官貴人爲重往往倩人代爲之而嫁名於達官貴人夫達官貴人之名果足以爲親重乎若是者余亦以爲非是故吾今爲吾母壽其文莫如子宜既又曰吾陵氏爲吳中名族自大司馬詳山公侍御存義公大參約庵公相繼登第爲大官而吾母實爲嚴靖文公曾孫始吾母來歸兩家皆隆盛會遭鼎革之際干戈擾攘所在無安土吾母及先君奉王父母轉徙飄泊幾罹於禍僅而得免後王父母相繼謝世家漸銷落而喪葬之事吾父母獨任之尋吾外氏有宗族牽

連之禍家亦毀入之江南奏銷案起吾凌氏與外氏俱掛名籍中吏議嚴迫而吾先世之所貽至是蕭然已盡吾母勉强擠拄佐先君以經理家事漸復其舊業而力已殫矣吾母至性純孝吾王母疾割股以進外王父母晚年家落依吾母以居奉養及喪葬皆如禮及先君捐館而吾兄弟二人兢兢自守不敢隕隊則吾母之教督視先君存焉尤爲嚴切葢吾母始享安樂中間備歷艱苦晚而家復振今年臻八十而耳目聰明手足便利操持家政如壯將其享壽殆未可量也余聞之而歎曰凌氏

之復興也宜哉夫人家之廢興惟視乎女德雖有奇尤異敏之士而苟無壼德內助則其家亦必不能有成夫古之稱女德者雖其至纖悉之事如盥漱櫛縰笄總衣紳之餙箴管線纊縏袠綦屨之珮羔豚腒鱐滫瀡醯醢之調縫紉灑掃周旋慎齋之節要不過爲閨幃內則之常而君子獨樂爲稱道之況從艱難困苦之餘復能昌大厥家豈不尤賢乎哉然則太安人之以盛德享高年固其宜矣而淩氏兄弟之所以壽其親者亦可謂有君子之心焉余固不辭其請而樂爲書之

戴母湯太孺人壽序

吾戴氏自婺源遷桐於今三百有餘歲以耕桑忠厚世其家鼎革之際家世零落而田有自爲童子常於歲時伏臘從王父及宗族諸長老置酒爲壽得聞先世遺訓當是時余王父同祖兄弟凡五六人而與子勳府君誼尤篤子勳府君同產兄弟三人皆居東郭外王父時時攜余造其家相與述先世軼事及祖宗創業之艱難余時雖幼備志之於心府君舉子三人與余年相若往往肩隨入府君內室府君配湯太孺人輒撫摩之等於諸子久之

余遊四方而王父與諸叔祖相繼謝世郎諸叔祖母亦無存者而湯太孺人歸然獨存廻憶童子時至今三四十年間而聚散存沒之感其何能無慨於中耶始余家之衰也往往因鬻賣田宅遂一敗而不復起恒產既失則於先世之遺訓有不能復遵者矣吾王父所受田宅皆存而子勲府君晚而食貧且被病太孺人左右支吾勸無鬻田宅今尙有數畝之遺數椽之庇以居其子孫喬木森然園壘無恙而諸孫濟濟繞膝則太孺人有功於戴氏甚大而享大年以觀子孫之復盛固理之不爽者

矣太孺人所居曰官山蓋移自東郭者已踰二十年而太孺人年已七十矣余所居去官山十餘里欲徒步往爲壽適有吳門之役乃書此使諸弟持往太孺人所揭諸屏間

南山集卷六終

邑後學張仲沅校刊